



留心各种语言现象

于根元 著

中国经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留心各种语言现象 于根元著 北京 : 中国经济出版社, 1998
(语言与传播丛书 缘)

陈序苑景范景范景范景范

I 撮... II 于... III 撮语 原研究 IV 撮员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01)第 000000 号

责任编辑 : 苏耀彬

个人主页 : [http://www.cer.edu.cn](#)

电子信箱 : [ygen@cer.edu.cn](#)

联系电话 : 010-65009000

传真电话 : 010-65009000

平面设计 : 白长江

联系电话 : 010-65009000

《留心各种语言现象》

于根元 著

*

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2 号)

邮政编码 : 100037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: 32 开 印张 : 10 千字

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: 1000 册

陈序苑景范景范景范景范

定价 : 10.00 元

作者简介

于根元，男，祖籍江苏泰兴，生于上海市。1974年7月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了10年，在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了15年。现为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研究员、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。主要著作有《现代汉语新词词典》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，1989，主编）、《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》（书海出版社，1990）、《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》（华语教学出版社，1993，主编）、《中国网络语言词典》（中国经济出版社，1996，主编）、《网络语言概说》（中国经济出版社，1996，主编）。



目 录



员
缘
愿
员
员
员
愿
员
员
员
员
员
员
员
员
员
员
员
员
员
员

前言：留心各种语言现象

员新格言

员文艺作品和新词语

员咳嗽还有妙用

员队称的他化、类化和个化

员伍冬六夏

员锄地工作

员“小报告”

员单用“居然”

员“活大该”

员两毛钱意见

员“下的下干校”

员“卖方便瓜”

员“老二实”

员“她是科长、处长、局长”

员“的的的”

员“避同”

员“顺口溜”





纛	纛	“小雨小干，大雨大干”之类
纛	纛	“李中央、王一般”
远	远	“文武反正法”
远	远	“用嘴讲！”
苑	苑	“哪儿”和“干什么”
苑	苑	“波尔蒂尼不在！”
苑	苑	说“一面应答”
缘	缘	“是的”
怨	怨	“虚设”
怨	怨	“打岔”
怨	怨	“我正做梦，还没睡！”
员	员	“问答链”
员	员	“说‘怎么样’”
员	员	“给个没有”
员	员	“不懂说什么”
员	员	“许丑死了”
员	员	“称谓男性化”
员	员	“男女标点有别”
员	员	“放屁都掺假”
员	员	“妈妈的！”
员	员	“队本位”
员	员	“爸爸先生”





- 员苑 源 哥哥的老婆和嫂子
- 员园 源 礼品的别名
- 员圈 源 纸头·石头·红布溜儿
- 员远 源 狭义的“人”
- 员怨 源 “走社会”
- 员圆 源 畔管
- 员缘 源 天南海北新西兰
- 员苑 源 黄金毛鸡
- 员园 源 革命的本钱
- 员猿 源 七斤半
- 员缘 源 闭门羹
- 员苑 源 “后悔药”之类
- 员园 源 伸手牌
- 员猿 源 鸭司令、鸭总统
- 员苑 源 三寸不烂的舌头
- 员怨 源 用手指尖“鼓掌”
- 员员 源 坏像话
- 员远 源 实话说吧
- 圆员 源 新词语旧用二例
- 圆源 源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”
- 圆愿 源 美和漂亮
- 圆员 源 “修地球”



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圆源 | 远源 铁转转” |
| 圆愿 | 远愿 男舞女 |
| 圆员 | 远员 仔午卯酉，一东二冬 |
| 圆缘 | 远缘 倚变 |
| 圆员 | 远员 半土半洋的迎宾词 |
| 圆愿 | 远愿 译音褒贬 |
| 圆缘 | 远缘 这并不是夸张” |
| 圆园 | 远园 改词 |
| 圆原 | 苑原 叙述者跳出来说话 |
| 圆园 | 苑园 鸡一嘴鸭一嘴 |
| 圆园 | 苑园 镇定得吓掉了魂 |
| 圆源 | 苑源 黄河——摇篮——襁褓 |
| 圆园 | 苑园 闷声大发财” |
| 圆猿 | 苑猿 意识流 |
| 圆缘 | 苑缘 相声入小说 |
| 圆苑 | 苑苑 快节奏 |
| 圆园 | 苑园 幸福饭 |
| 圆猿 | 苑猿 自行配乐说话 |
| 圆远 | 愿远 有趣的“手” |
| 圆愿 | 愿愿 补对 |
| 圆员 | 愿员 三团糟” |





猿猴	仿句
猿猴	伸耳朵一摸
猿猴	长得跟教育似的
猿猴	简直像个……
猿猴	黑葡萄般的眼睛
猿猴	往口腔里搬运花生米
猿猴	“头上一句，脚上一句”
猿猴	姓名化
猿猴	用 粤的话来说
猿猴	裤腰嘴
猿猴	姓“北”属“磨”
猿猴	提高神马
猿猴	喊出个惊叹号
猿猴	“请放一亿个心□！”
猿猴	掰开揉碎了说
猿猴	吃了灯草，说话轻巧
猿猴	“豆西拉”
猿猴	“满脸的旧社会”
猿猴	“结巴磕子赶大车”

语言表达综合情况测试表
后记





留心各种语言现象

—

留心不妥的语句。

语文评改、词语评改，视野要开阔一些。不要老是在成分残缺、搭配不当、褒贬不当一些方面做文章。

《中国语文》丛书《词语评改五百例》（语文出版社，员愿），把性质大体相近的篇目归纳了一下，分为员类：用词，指代，虚词，词语搭配，句式，成分，语序，事理，修辞，汉字，标点，杂例，编校。够多了吧？可是编者在《后记》里写道：“从篇目可以看出，这本集子并没有全面涉及现代汉语使用的各种问题，它仅仅提供了在实际使用中几个方面的部分材



料。”~~属~~类之内小类不全，~~属~~类之外还有类。

编《词语评改五百例》我也参加了。我们总觉得有新意的开拓一个新的方面的稿子太少。作者也觉得这种稿子难写。恐怕也是因为我们对一些不妥的话不够敏感，甚至长期以来以为是对的。一些文学作品里评了些不妥的话，我读了之后感到很新鲜。我就想：我怎么就没有发觉这些话不妥呢？

例如史铁生《山顶上的传说》里说：“后来那个记者找了他，可他一听什么‘身残志不残’一类的话就够够的了。人都不应该志残，和人都应该吃饭一样，与身残没有任何联系。”（《十月》~~1980~~年第 ~~1~~期 ~~1~~页）我觉得，这就是史铁生本人的话。我们不老是跟着说什么“身残志不残”吗，这话成了套套，一张口就来，没有想过它对不对，实际上是不了解广大残疾人的心，伤了他们的心。

再如《我们是同行》里说，公交公司一位男同志乘电车吃瓜子，女售票员指责他，说“在电车上不许吃带皮的食物”。——侯宝林相声《夜行记》里谈过，公共汽车上不许吃糖炒栗子，看来这个规矩早已有之。相声里逗哏认为这个规矩不妥，不过他是个不守



规矩最后自食其果的挨批评挨嘲笑的人物，捧眼赞成这个规矩，逗眼也没有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反驳。这个相声说了几十年，中国几乎家喻户晓，我没有听到谁对相声里这一段有微词的，我也没有。女售票员指责男的，男的开玩笑不承认吃了。女的过去检查：地上没有壳，附近窗户关着。原来男的把壳放在自己口袋里了。男的接着评论开了：“‘在电车上不许吃带皮的食物’，好吓人的口气！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而荒谬的。难道乘客都是受管制的犯人吗？你应该改成：‘不许往车上扔果皮和脏物’，是‘扔’而不是‘吃’，这才对哪！”（崔亚斌《我们是同行》，《当代》~~1984~~年第 ~~1~~期 ~~1~~页）男的这段“语文评论”语气尖刻了些，但有道理。

上面说的大体上是生活里的社会上的用语。报刊杂志和书上的不妥的话也是多种多样的。例如理由的《骄子》里写道：“若要写出在这同一时刻处在不同位置的所有的人，即令有一支如椽大笔，也难以尽述。”（《十月》~~1984~~年第 ~~1~~期 ~~1~~页）有了“如椽大笔”也“难以尽述”，意思是现在没有，更没有办法。那么有了总比没有好一些了？其实有了又有什么帮助



呢？如果写得大，有了“如椽大笔”是有用的，现在是“要写出在这同一时刻处在不同位置的所有的人们”，需要的是许多手许多笔，要“如椽大笔”干什么？扯不上！还如：“‘扑隆’一声，惊飞了屋顶上的麻雀，空旷的车间里寂然无声，唯有蜘蛛还在八卦阵中做着它的梦。”（李荣微、王学彦《铸造神剑的人们》，《当代》1982年第1期15页）蜘蛛做梦，出声了没有？没有——大概醒着也不出什么声。老大一个车间“寂然无声”，蜘蛛也“无声”，单独把蜘蛛提出来干什么，这个“唯有”从何谈起呢？

《中国语文》上的“语文评改”文章，要求评大报刊杂志的，大手笔的。因为低层次的毛病太多，评改的价值小。评高层次的，影响大，有较高的研究价值。评得好，说得清楚，要进行一番研究。“语文评改”有时被人视作雕虫小技，一个原因是不少评改就事论事，大浅，有的只是简单地套几个帽子。其实，举一反三，找出规律，提出新见，有的甚至可以写成论文。如是，语文评改也是做学问入门的一座门。

二

还要留心常常被人说成不妥而实际上是很好的语



句。

例如：“全村人都走了，你怎么还没走”“池塘边上种满了树，只留了一个通道”一类，常常被当作病句来叫人评改。很好的工具被指责成坏东西，不许人们使用它，这本来就很可惜了，还教育人们厌恶它，教育人们说出为什么厌恶的，这就把人们——尤其是中小学生的脑子搅糊涂了。有时候有人会愤愤然：这些话人们都说，大作家也说，教科书上也有，意思挺清楚的，而要我们来修改，说是语法书上写了这是病句，这个语法太……。此外，说这种句子可以用，因为习惯如此，或者是不合逻辑但合语法，似乎也不太能说服人。“习惯如此，不合逻辑但合语法”用多了，很可能成了“说不明白”的防空洞。

其实汉语的全称里常常可以少掉一些什么的。例如：“我们全家去车站接我爸爸。”请问，“爸爸”算不算“全家”里的一员？再从“全都……包括……”格式来看，“我们大家包括我都要吸取这个教训”，这里“大家”不也少掉了“我”吗？此外，怎么算“满”了？“池塘边上”再种上一棵两棵树还种得下吗？总是种得下的。“满街的人，满脸皱纹”，都没有



“满”到顶点。那是一种小夸张而已。

近来看到一个地方说下面这些话有毛病：“站满了这么多人”“办公室挤满了四十多个人”“南边那块地盖齐了十几排房子”。作者的结论大概还可以商榷，但是作者留心到了这些语言现象，向大家提出了这些值得深入研究的语言现象。近来一则广告，说一种新农药“包括已经使用和没有使用速灭杀丁的都可以使用”，是否也值得注意和研究。

三

留心各种新鲜的用法。

《词语评改五百例》“后记”说：“少数几篇是正面用例，分析了某些值得注意的语言现象。”当时，我们很希望多得到一些谈正面用例的稿子，但是未能如愿。留心正面用例——各种新鲜的用法，似乎更要费神：一要知道过去大体的用法，才能知道这些可能是新的用法；二要知道这些新用法是规范的，是好的，而不是少数人生造的；三是新用法往往是刚冒出来的，用得少，人们研究得少，要分析出个道道来也就困难一些。不过，我们可以先把这新用法记下来，



至于研究，有的可以暂时不论，有的可以先少评几句。

新鲜的用法还是不少的。如莫言《透明的红萝卜》里说，小孩子的手让锤子打破了，有人还叫他干活，小石匠说：“你让他瘸着只手到队里去干什么？”（《中国作家》一九八〇年第 四期 一五页）人们往往把跛腿说成瘸腿，这里说“瘸着只手”很新鲜，而且好像很难换成更好的说法。又如有的事过去了，不值得提了，可以说成“不足挂齿”，“陈谷子烂芝麻，不提了”，当然还可以说成别的。潘军《篱笆镇》里又提供了一种说法：“那事馊了，不提了。”（《中国》一九八〇年第 三期 一五页）一般说饭菜馊了，还有把身上有了一股汗味说成“身上馊了”的。这里说事馊了，意为时间长了，发霉了，长毛了，变味了，不能不说是一种聪明的说法。还如，有说目光在人身上“挖”的“盯”的“扫”的“烧”的，孙见喜《自然铜》说：“眼梢儿在我脸上一舔一舔地”（《中国》一九八〇年第 远期 一五页）。还如说某人“嗓门比裤腰还粗”（左泓《月亮》，《当代》一九八〇年第 四期 一五页）；说某人年岁大了“头发‘下放’当了胡子”（戴厚英《高的是秫



秫，矮的是芝麻》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~~1984~~1984年第 源期 员页）；说不把人放在眼里，放在哪里呢？“放在鼻孔里（出气）”（高烧声《糊涂》，《花城》~~1984~~1984年 源期 员页）。还如下面几例：

“六毛钱半斤你定的价？你还的价？”“都这么卖”。“人比人该死，货比货该扔。都是都，我是我。”（桑恒昌《半斤花生仁》，《人民文学》~~1984~~1984年第 苑期 员页）

来拜年的好应付，况且如今自己已经结束了公职，是个“员外”，不会再有人来请示他、求他、磨蹭他。（李占恒《元旦那天——春节这天》，《莽原》~~1984~~1984年第 圆期 愿页）

你这个大记者，写的什么新闻，我先闻闻。（高禄堂《山水物》，《柳泉》~~1984~~1984年第 圆期 猿页）

梦佛娇嗔地啐道，咯咯笑起来。那笑声丢进锅里，能熬糖。（熊尚志《雾霭里的明珠》，《清明》~~1984~~1984年第 源期 苑页）

其实不是我挤对他们，这帮年轻大夫有几个顶事儿的？“文化大革命”造就了一群“对付”！（徐



小斌《河两岸是生命之树》，《收获》1984年第3期（远页）

口语里也不乏精采的用语，近些年来“满脸的旧社会”一说便脍炙人口。去年，朋友间比年长，甲头发白了，人们说年长，乙头发黑，实际年长，人们却不认为他年长，乙说“我蒙了不白之冤”，满座大笑。我屡次为人说及此事，听者无不拍案叫绝。还如，几个月前，春天，乍暖还寒，街上，一阵寒风过来，年轻的母亲责怪衣着漂亮而嫌单薄的女儿说：“今天可真是美丽动（冻）人了。”后来一打听，北京年轻人几乎都会这么说。

四

培养语感，留心各种语言现象，收集研究，逐渐积累，到一定的时候，便可以对某个领域的问题作比较系统的研究。我个人的体会是，平时觉得有意思的材料，赶紧记下来。有的材料反复出现，显示出了内在的某些规律，可以根据材料多少和心得多少作文了。有的材料只有一两例，可能又过多少年才又来几例，这就要耐心等待。作文时对材料要筛选，所以备